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湄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楊遐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七

宋 呂祖謙 編

賦

珠賦

崔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覺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嘗問
諸漁皆言或過於它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
去終莫能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
偉寶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
海旅南溟泛淮江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容液衍
裕蓋天地之委藏秘怪惚恍蛟虬崢嶸豈世人敢指名
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梁合浦獸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
沅以南浮懷涇渭以北注顧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
灩澦延平誕奇漢臯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
處或設限於藩服或效琛於王府鑠高郵之經治裂揚

川之故步有湖隸旁將三千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
邐兮聯絡參錯兮駢布由卑以自處兮傾數十州之羨
沃穹山大野豁谷原數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莽
不知其幾千百處壓東南之漫漫勢膠瀉而無涯魚則
鯉鯉鰕鰕鯪鯪鱖鱖鳥則鵠鵠鳬鳬鷺鷥鷓鴣鷺鷥若煙
海會如泥沙蟲螺蟹若蝦蛤卉菱芡而荷華木不數舟
陸無算車漑灌乎民田漕引乎國家夾埭長陂程水壤
之固護飭官命屬壓功利之紛拏迨夫地脉泉源孰為

要遮潛合陰附應淮海之殄斚微風翻瀾矧其甚耶其
或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知決滌千里農民播溺宛轉
流離而不相救又况其廬舍之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
厖觀矣瑰祥恢恠庶幾乎託焉間乃省貢書考圖編所
陳者特盤飧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
發詠乎川珍翱翔乎水邊爰有蘆人漁子相語而來前
曰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實於
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意其神先

生辨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
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
耀周隅皆明呀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垂纓挹奔星之
光芒吸沆瀣之精英木散景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
鳥驚而移枝羣犬愕兮爭鳴於是邛人徐呼上流俱起
撫鴻量以先趨領簪笏之已試連徽挺叔灑網持柶嗟
雖鑑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果造形而
已逝而況伏見靡時欵彼倏此與蛟龍之為朋曾風雨

而作衛彼能三足而在籟鼈九脇而充饋漢蛟蚱之青
骨鄭鼃羹之異味勅牛悅水而黃奪澤馬翫繩而足躋
犀狎獨而解角翠因媒而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
為腊於貪餌文貝璫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
淘漚麋蜃胎寒熠燿自喜怵絕意於遐引適足殺其軀
而已矣是故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為珠之笑
耶予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既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
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己者

耶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耶薄泥塗而不辱不恥下
賤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耶久而不聞其邈
世者耶既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乘耶燭隋侯之
室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耶客有聞者亦矍然而興
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
四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耶

煎茶賦

黃庭堅

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

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
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枕之勲者也余嘗為嗣直淪
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為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
遲日鑄如勢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
失睡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
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
梅嶺夷陵之壓顰臨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
亦可酌兔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

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雞蘓
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斲
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聖去藪而用鹽去橘而用姜
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彊於
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勃賀藤蕪水蘓甘菊既加臭
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
其精神又益於咀嚼益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
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

作溫齊殊可屢歎如以六經濟三才法雖有除治與人
安樂實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
之胡蝶

別友賦

黃庭堅

曩聞義於孫李指尊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夜
以為朝予望道於垓垣見萬物之富有恨逸駕之絕塵
又驂予以四牡喟車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仰雲飛
而注戈俯淵靚之沈鈎或一能之勝予忘日月之不予

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而不釋恐斯
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於龍眠維若人之仕
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聞道之大用吸江
漢以為深累邱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西犯之而東
抗棄旗鼓而不逐儼其陳之堂堂偉道學之崇崛增懦
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
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
渾渾而進舟風剡剡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推是之

同憂

汴都賦

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為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杞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鸞輿至汴而止是為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舍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

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
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
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迺崎嶇遘迴造於
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駭神悸睽睽
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行流
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袪局局然歎曰觀子之貌神彩不
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鋤棘未

擯乎蘭諛披褐挾蘊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
藩大都者乎發微子姤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
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
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
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
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
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
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

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
共安乘輿而北汴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背觴臨而上
直實沈分以為次推蓬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
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邱
訾婁夾其腋梁周帝據而麋沸漢唐尹統而寧一故此
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
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
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

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晷
蜀險漢全荆惑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
而不侈環睇賊於郡縣如岫屨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
埤堦鱗接繚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礎坤靈因
巔屬而跼蹐土怪畏櫟壓而妥貼靡胥不可繼而登爵
鼠不可噉而穴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
荊州之却月傾捷步與超足矧蹢躅與蹢躅闕城為門
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鏞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

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
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輦互人不爭險易劇驂崇期蕩
夷如砥雨畢而除糞夷蕪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
拾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休惕殊異羊
腸之詰曲或踈蹠而折轆顧中國之闐闐叢貨幣而為
市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環富備九
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匱萃駟僉於五
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彊

賈之乘時推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窳器欲商賈之阜通迺有厘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矧敢婆婆而為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藁穀絲帛布縷鮐黃鰕鮑釀鹽醢豉或居肆以鼓鑪索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翳無閭之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

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
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果愚遐
望而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穹
昊敞閭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斲素題不斫上圓下方制
為明堂告朔朝厯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叙
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員無
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
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仙籞不聞乎

鳴蹕瓊甌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泛灩
繚以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簷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
沍沍洋洋湜湜涵潤滢瀟瀟瀾浩漾微風過之則瀾流
漣灔漫散汨淀潛潛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潑淅瀟淅
洶洶掀鼓漾溢不見津濂倬檻景以斷續樣金碧而陸
離恍渥浯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菰藕萑
蘆菡萏蓮葭賞蘋蘩華其魚則有鱸鯉魴鮓鰱鰻鯪
魮鰠鰽鰈鰐鰼巨鰲容

十一

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艦艦移也蛟螭蜿蜒千撓渡也虺虎瞽瞍角觝戲也壘流電掣弄丸而揮劍也鸞悲鳳鳴纖麗歌也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也犇騶駟駿羣馬闐也轡鞢輶輶萬車轍也灑天翳日揚埽盞也杭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蛇而唬罔象出蛟人而舞馮夷者潛靈幽怪助喜樂也若迺豐庾貫匱既多且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而綦布其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

之黍利下之稌有蔓有芑有秬有秳千箱所運億廩所
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崗如阜
野無菜色溝無捐瘠擗拾狼戾足以厭鰥夫與寡婦備
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勸稼開帝籍
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
就緒蹠鑄鎡闢灌澍雨靈孰任其力侯彊侯以千耦其
耘不怒自力䟽遨其理狼莠不植奄觀堅阜與與薿薿
溝塍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陿荒瘠化為好

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並洛而趨昔在隋葉
禊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池導水南抵
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雛徒見
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邱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杭筏
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涵澌瀾泓沸澶掬防
巖岸濤濤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
巨艤比坳堂之一芥舵艣不時而相值篙師鼃拱而俟
敗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縣千禊而為害豈積患切病

待聖人而後除耶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
塞擘華之渾濁感廣提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
舒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
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舻相銜千里不絕越舡吳
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鏐
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
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
靖宣効吐澤金吾擲颺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

蹶張力能挾輶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執黿鼉陸拘羆
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讐電驚雷擊莫不繫纆而為囚於
是訓以鸛鷺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牢
徹札揮鉞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
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剗兕
觥以為弭射魚服以懷鰭百工備盡鋸磨鏤削其成鑒
銅而鍍鍤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彊衝勁弩雲梯輶車
修鍛延鋌鈇戈允爰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

差之甲龜蛇之旒鳥集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
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
文右選為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
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
廣莫治疊疊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戕斧雖離婁之明目
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驚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
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
紛訟牘於庭所繫累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

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
羅於一字千梁負棟萬楹鎮礎誅喬松以為煤空奧山
而斲楮官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
前按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脊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
飛檄乎房闔應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綴緡而得
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
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
官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仞乎其中士

之匿華鏹采者莫不拂巾衽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
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天旄羽翮世所罕見者皆
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
大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
子騰躡而相角羣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
挈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掊滅寘突之熒燭仰天庭
而覩晝同源共貫開天發蔀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
造門闡而臻壺奧騁辭源而馳辨囿術藝之場仁義之

藪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糾榮名之所
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鳴磨鈍為利培薄為
厚魁梧卓行撝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籟
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
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
覲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算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稚
樂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
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殷輪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

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霏霧吁氣如雲鑿鼓弗
勝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壚上
赴北辰藻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臃腫往來蔥蔥
鬱鬱而氤氲其內則檐櫺棖題亲檻楹栳閤拱闥閨屏
宇閤閤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黝堊
備昉燦爛詭文菱阿芙蓉之流漫驚波迴連之濕滅飛
仙降真之縹緲翔鵷鵠鷗之甃旖地必出奇土無藏珍
球琳琅玕璫璵璣琨流黃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壁照

夜之蟪蛄象鬐角削犀剡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
煥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
輔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
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
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儼
極大定輝德熙天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曠隆準
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輶扶衡儀
仗衛士填鄢溢城于時黔首聽集百作皆停地震獄移

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
聞咨嗟歎異之聲於是山罌房俎犧樽竹筐踐列於兩
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駢
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厯受朝萬
方大慶新聞于時再鼓聲絕接稍收鎬儼三衛與五仗
森戈矛與戈戟探平明而傳點趨校尉而唱籍千官鶩
列以就次然後秦中嚴外辨也撞黃鍾以啟樂合羽扇
以如翼欣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煙既升

寶符莫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羗夷束髮而
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
羣臣迺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
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聞飲
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而有文
故無族譚錯立之洞衆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
海為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
擾而絲棼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

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為
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
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
王享士貴以穀烝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
知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
舉墜典而定彛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
采齊肆夏蕭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仲氏之鍾無
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廣

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子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鄆仲尼迺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擗非庠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鼓或馨或鏞或箴或筦或竽衆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鷟離丹穴而來集鳴嚙啗而舞脩翮又有賁旅巴渝之舞僉佻狄鞮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拔

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
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
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
厥幣錦繡厥服絺綌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
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砮丹鉛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
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桴
棊肆陳乎殿陛豐苞廣匱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
塗塞耶歛終歲而不息至於羗氏燹翟僭耳雕腳獸居

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
於闕下者旁午迺有帛氎罽蘭干細布水精琉璃軻
蟲咩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諧所不覩
者如糞如壤軫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螭
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現奇於深阻蓋徼外能
率夾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帝
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嶄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
川洞罰之劍迺入騎士之鞘蓄邾之馬或服鼓車之轅

至于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
鑄蜚蛭抱珥鳴星隕石怪飈變氣垂白鮐背者不知有
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
文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同穎之禾
依生之穀游郊棲庭克畦冒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囷映
帶乎閼角慈蔚乎城壘鷙鳥不攫猛獸不噬應圖合謀
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
之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

國家之盛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容曰願聞之先生曰緊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迺今魯地伏羲都陳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迺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迺觀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幽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鄴方蒙難而稱仁武王

治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
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
穀兵以專列彊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
日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
噬孰有長距孰有利背兵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翹關
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彊倚孰欲報惠孰
欲雪恥或奉下邑以賂讐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
介胄生蟻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成莫格國墟人鬼噫

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
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臯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
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臯
西有崤澠定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
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
奴隸拓境斥地輜輔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
陵南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啟戎
或朋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

今日縱而不繼鷺翮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
愉悅則結纓而珮璲粉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齧茹而
竊肉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
大尾而不掉或為重脰而屢蹊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
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杌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杌訖
羣生夔黷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
可以涉崇嶽設汭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
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稅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

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桶之會極其硃輦者天與之昌其闢阨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雉雉先雉於南陽龍漿出櫝而壓弧隱亡周之語蓐收襲門而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勦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闔闕踐

魏嶽為平崗蹂生靈如蹋塊簸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
目而拚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
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
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議者烏乎
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
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
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
遠邇撫原申區割宅製里走八極而奔走正南面而負

宸舉天下於康遠力士體而不敢取貪夫汗縮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搯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牽衡而號呼被天府之衍沃適為人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飛狐句望浚深之岩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

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
奉養羣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
而取足甲不解纒刃不離韜秉鉞鉞匈奴而單于奔幕抗
旌西燹而冉駹愷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
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躑躅
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鋌利鏃之
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
伊昔天下阽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隼豺當路帝懷寶

歷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謳謠扇孺
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螽趯而蠅附玉帛駿奔者萬國
冠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鎧而免鞫障壘熄燧而推櫓
拜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蔑聞過舉髮櫛禾耨子
攜稚哺擊果懋穗拔惡鑒嫵釧觚角之磬刻剌攬搶而
牧圉爰暨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纖鉅鎧鎧奏廟之金玉
璨璨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施
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歛迹

大道四通而不敝車續馬連千百為羣肩輿捆載前卻
而後阻搏壤歌嘏者萬井未聞歌嘏而告瘡雖立墮為
界其誰敢擗膊以批捍況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
壯客未嘗覩其真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
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
法士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為
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恩
迺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榱其楠象

材會也有闢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檻
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止陵踐
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
自足迺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
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
作見者膽碎迺使力士提挈乎陰陽轉捩乎剛柔應乎
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
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

是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次
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韜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霈因李
羣於幽獄敷景雲而黠靄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闕
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
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為我已孰登我載茫
茫九有莫知其界客迺覩覩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生
無以刮吾之矇藥吾之瞶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
拜而退

宋文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八

宋 呂祖謙 編

賦

大禮慶成賦

張耒

惟宋六世皇帝踐阼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中外
垂鴻製裕增高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克塞
光融翕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口無得而言矣粵以壬申

之仲冬將有事于南郊乃詔列位恪職賦事而有司建
言惟我國家因時施禮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幣並薦
禮樂合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郊別位殊
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於是天子惕然深思祇畏敬
戒曰茲大事我其敢專羣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
以訂不易於是議者曰先王齊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
雖聖人末由知之惟受福者其享之占也恭惟國家合
祭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太祖躬膺駿命以遏亂畧堂

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太宗威定宇內震蕩
大鹵以一九有定天下於一尊真宗熙洽富盛符瑞委
積南牧之獫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仁宗席安
據厚不動指願孽獠猾羗含毒內向吏士未頓藏竄屈
伏終始太平垂五十年英宗入纂百姓與能神考有為
六服承德此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
也其久哉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
受轡招搖翼輶建虹霓之修竿兮颺彗星之飛旂太一

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周流貔貅
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
粹然玉溫健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願執策而命進惟
烜赫之靈源兮實鼻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
宇之嚴清張咸英之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
鶴下神嬉靈豫醉爵俎翼翼清廟觀德之官七聖在天
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人瞻祖祐而念
功兮願禰室而感親聖考油然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

霽暘告旦祥飈掠塵從我髦士來祇精禋御史肅吏司
馬飭兵既逶逶遲遲雲流而日行兮又洵洵業業海運
而天聲靈旗洪旆翕赫歟霍兮攬挈龍虎而亂鯤鵬雄
鷺鷥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威弧戢天戈兮
固已熄滅蚩尤而折櫓槍執飛廉圍商羊屬之有司兮
羲和磨刮披拂盡獻其光明益傾都空閭翹首跂足俯
窺履綦傍覘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額口之成祝也
於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垌坦其迤邐兮場圃既寒而畢

功頽青雲以連屬粲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勾
陳錯施於萬雉扶傾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抱而曳
疑神變之歟成兮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杙
飛甍闔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算而
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斲墁而皆機杼
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
國驚霆之蹕既震洶壑之聲咸寂寢之靜深兮何清虛
而邃密天子方端而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

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欽走伏神警鬼愕望騰精以燭宵
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鼉五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
執玉兮齊明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具揚
萬炬畢融上拚熒惑旁爍燭龍近為朝暘遠為融風赫
赫曦曦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屯之師歸如酌醇醪而
御兼衣黃流汪洋璧玉照徹祥祲衡布協氣下浹音為
樂和形為人說白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
舞節陟降既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奔

馳而仰驚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閭闔兮闢清都右帝
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輿岳輸固兮溟効濡於是
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庾思
流百川北包大壤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
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
錢車反其舍士復其伍効技呈才千饒萬鼓天子舉酒
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王建皇極
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祗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右坐

臨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
有損益茲不易兮帝則鑒之戩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
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兮

齋居賦

張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剥陰浸亨而用事水
伏畏涸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
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為水微陽所潛元氣
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

所深畏於是居事燕息滌慮齋居既靜事以為形又遠
眺而高居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為徒絕嗜室慾愛
精嗇神聲色不御滋味罕親沖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
合真故能體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癘保此難老鳴
呼苟能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
宜其顛沛而勿失且夫氷炭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和
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微陽則
浣心滌志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

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乎

鳴雞賦

張耒

先生閒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既老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戔戔朱冠丹頸玄膺蒼距矯攫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黯幽牕之沉沉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鍾鼓無聲聞振衣之膈膊忽孤奏而冷

冷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
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
運馬行先生杖履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雨望賦

張耒

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霧霈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
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奔騰而矢
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
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

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濶夫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
之變非巧力之能為蓋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閣
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
窮極變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視聽於尋丈顧
所欲之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鳴蛙賦

張耒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
不絕夜為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

一九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為賦示之夏
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比新霽夜月
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
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噦而嘔若咽而嗽
瘖者之呼吃者之闐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
雜亂無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
於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而
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

周官洒灰驅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爾無是
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羣爭
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
物一府誰好誰惡爾奚自私已厚蛙薄參通彼已樂我
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
子記吾言歟前言未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
爾觀夫春露初靄朝華始粲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
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為娛及夫陽春既徂炎

火將極惡草蕃遮淫潦瀦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
號呼意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
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
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蛙斂吻收足尫然土中一聲不
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與衰迭來子姑忍之
奚以殺為哉

哀伯牙賦

張耒

伯牙鼓琴後世無我哀伯牙以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

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既死其一又亡欲彈無
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語不可惱塞滿懷無所傾寫
折楊黃華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
有矜色夫伎者必不知衆人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
之深恥違衆者常孑孑其無翼而冒恥者乃身安而獲
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
為至巧者必無顧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
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

之深戒

求志賦

晁補之

幼余不自知憊兮願求古人而與之遊高平邑於大野
兮魯東鄙而北鄒固余心其惓歎兮求前聖又不遠豈
無隣莫可與謀兮治邠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忍兮棄
此而莫能藏執徐之青陽兮余先子兮東征橫武林之
大江兮睢始寧之南邑路會稽以周流兮求厯山之所
在昔封嵎之世守兮以後夫而致刑越懲恥於夫椒兮

進樵女而抑心懿二臣以國霸兮卒焉異夫出處行束
薪而自言兮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殞聲
以淮南睚訴死於婆婆兮悲綽約之亦纖彼章程之詭
嘯兮既睟眙於甲夜何仲御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觀
者紛回穴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思苗山猶若茲兮
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山岬
肆而谷紆兮風瀏瀏乎旦莫耿吾何不可留此土兮切
悲越人之機豈其食鮭而化音兮無所用吾之縷冬朦

滕其多雨兮夏瘴熱以生蠶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
擊石吾遵夏蓋之山兮聊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
兮菟董道而不改小人之有心兮猶不假器末余從於
東安兮依哲人而聞誼蜀蘓子之有屢兮漢遺化而多
儒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兮山中夕
余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皆往
余令樓季為右兮使王良前余世解轡而馳石兮緬余
得此坦塗良吾輶使環潏兮密吾牙使樸屬攬九州而

願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邁余生之罹憫兮歸將母
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隣兮幽獨守此四隅時命大繆兮
吾遑遑欲何之慨永夏之宜養霜夢然其萃之增歔歎
以啜泣兮殺身其安可宇摧勞而藩穴兮雀鼠去而不
舍惜四序之不淹兮春藹藹其既非攬卉木猶若茲兮
吾獨不聊此時悲予仲之婉孌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
能操贏而坐閭兮耘東山而自食歲旱曠而不雨兮螟
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湯湯於陵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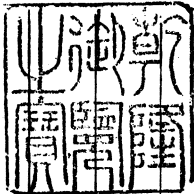
之終福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芬而潔腹兮夫豈不足以忘老衆虎豕而好朝兮咸得時而的嚙持衣裳而鬻暑兮余固知余賈知不售思遐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盡傷訊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既非初志之敢期兮曾何以知其所繫賴清濟以去垢兮芝九莖而為華宵倚楹而悲咤兮疇獨憂余之無家蕭苑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澶淵之靈津兮橫中流而颶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

人昇之志於穀兮亦反求夫全身小人不知學禮兮畏
罪罟之所尋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舉賢而
授能兮哀煢獨此黎庶牧羊而肥兮式亦用而有聞辟
雍之洋洋兮宇干日而糾紛連袪以成雲兮汗而為雨
豈余不足於周門兮獨惆悵而延佇先事而後得兮惟
其食者之費舉九鼎於鯢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
之好修兮蹇博大而無朋雪霏而宇棟兮松栢不改其
青固黃子嘗語余兮曰此是為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

保厥美亦未艾彼喔咻為已甚兮羗浮石而沉木子雲
之好思兮亦衆諱其寂寞虞氏之為政兮舉五臣而與
言彼霰露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鱣衆不察余之
情兮求余初猶未沫超孤舉而遠尋兮惟夫不足以論
世良恫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高成功則去兮曾何
足以介其一毛融躬行既卒驕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輜
車與乘馬兮桓榮亦首乎富貴蕃居室以不理兮滂之
志以四海久膺之激烈兮羗不以生而害義意豈弟神

所歟兮何以罹此不祥豈其莫忍隣之梓兮紛救閫而
得傷嘉林宗之善裁要成敗而不失寧遵不知時之可
為兮行漁瀨以畢世喟稽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安補
阮清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為兮為
者敗之衆悖然咸不留兮惟至人馬在之泮千祀而語
隣兮郭與至人之服意神龍之乘雲兮吾欲從焉以足
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為侘傺兮此時曾藿菽不足以化
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旨蓄兮菊以為糗修忠信以

抑躁兮夫安知余之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並
輿時翱翔於道與兮厯年歲以為娛



宋文鑑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九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湄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楊遐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九

宋 呂祖謙 編

賦

北渚亭賦

晁補之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阜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患侯猶道之後二十一

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屋有存者而圓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迺撤池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其詞曰登爽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礴而維坤兮支

扶疎而走隰踰琅邪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淶漫
而將屯兮後崔嵬其相襲坏者扈者嶧者垣者礧者礧
者障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肺腑之箕拱環連勢厓絕而
脈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沙出浸淫漑漑灑灑汨泌
澎湃潏潏忽瀆起而成川經營一國其利汾澮防為井
沼壅為碓礧得平而肆迺滢漾而滂沛經民間而貫府
舍兮瀦為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甌閨閣之遺
址兮肇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顛

非境勝之為難今善擇勝之為難嘗試觀夫其園千章
之菽合抱之楊立而成阡躋歷下之岩窈望南山之孱
顏脩榦大枝出欄造天藐矧岫之蔽虧乍髣髴其雲煙
思仙人之樓居尚輕舉而高飭盍駕言其北游登斯渚
而盤桓崗巒忽其荆舞菽楊眇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眸
收城郭乎環堵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蘅
荃杜蒨衆物居之浩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
罾罟觀魚其睢鳴榔四合方舟順涯鱖鯉窘乎深塘兮

鴻雁起於中泚復有桂舫蘭橈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
西徂東纖餌投隈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鍾明月
出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並高夜寥寥其方
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願
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偕俛兮采芝英乎瑤圃庶忘老
而遺死兮路漫漫其修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語客曰
自昔太公奄有此丘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狄尊周方
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菑遨樂中具五民秋田

青丘實圉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
其彊孰與比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嶽虎牙桀立芙蓉茁
菖尚想三週追奔執羈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質於
蕭同尚何私乎紀獻而齊自是亦不競矣夸奪勢窮雖
彊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
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無固去何必悲此齊侯
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嗤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
述屬有感而歛歎豈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

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
乎千古於是客戰然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
實易求而我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
主人如漢孔公主人亦戰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
言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
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而作

黃樓賦

秦觀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

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為水受制於土而
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辭

曰

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
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斤丹腹
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
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豁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
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

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
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
所貫兮譏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
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歷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
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邱觴酒
醪以為壽兮旅殽核以為儀儼雲霄以為侍兮笑言樂
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
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道傳馬之更馳

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
元元之自貽將若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避哲人
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
乎心思正余觀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
聊徘徊以倘佯

送將歸賦

蔡確

昔人之言秋意也曰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此其
平日游此予之所悲怨慕悽愴尚不能自支而況於予

乎戀高堂之慈愛積三歲之違離余親屬子以侍我行
且復命於庭聞其送子也乃在粵嶺之南溟海之西洗
亭之側瀘水之湄出門躑躅以將別仰天涕泣之交頤
浮雲為我變色行路為我齋咨而況於予乎予方省愆
念咎藹食布衣髮如秋霜形如槁枝子見吾親勿以告
之明明二聖仁如天也雷霆雨露固有明也孤臣放逐
久當憐也晨夕定省歸可期也子告吾親其以斯也乎
天下之險處乎人跡之稀觸氛霧以累入仗忠信而不

疑以余之故而兩走乎萬里嗟如子者其誰周楚之郊
余親所棲瞻彼白雲予留子馳安得借翰於鴻鵠徑從
子而奮飛也

天下為一家賦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
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為蕃衛以九州之限為垣墻
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
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傳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

藏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
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卑千幼以
奉承其紀綱貿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
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隣無寇賊可
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
若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愧亦我族之醜一人失
所不可不閔亦我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
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

巡狩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周德既衰斯道斯
屈折為十二并為六七勢不相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
訓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
日曲防遏糴以幸其災縱課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
於闕牆鬪狼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
愛以殘自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
陌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
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苟簡

不省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能雖有王侯
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錦
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雖車良馬委不善御之僕門庭
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閨門無法則何緣而雍睦豪彊日
橫而略無鞭扑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
理之固然寔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
昔既有離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
之難偶故曠時而未覩豈有待於我君將一還於治古

南征賦

邢居實

嗟予生之賤兮常坎壈而多憂汨東西與南北兮無畎
畝以歸休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奉晨昏于
庭闈兮忽十年其于茲哀衆人之夢夢兮乘熾危以射
利驚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所恥慕前哲之高蹈兮
臨川流而盥耳懼離群之孤陋兮將遠舉而復已彼世
論之糾纏兮謂白圭為多疵何我公之潔清兮亦見尤
於盛時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

晨侍安輿而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
非吾之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
豆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踟躕兮不覺涕下而霑衣輶軋
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路之超遠兮恐白
日之云暮救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去將發輟而
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唯小人之眷戀兮情鬱結乎予
衷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豁鴻野曠蕩而無垠兮
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以鳴羣兮鳥嚶嚶而求友悵

遑遑於中野兮徒惛惛其誰咎晨脂車於諸阡兮夕稅
駕于尉氏登高邱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厲想阮氏之
風流兮停予車于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陳迹於
蓬蒿時荏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群雉挾雌以高
飛兮倉鵬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而徂
征欲淹留以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坎莽以阨靡
兮迥極目乎百里獨煢煢以遠遊兮曾不得而少止歷
釣臺之故邱兮涉潁水之溱溱望周襄之蕪城兮弔封

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墓蕪穢而不治曾不得其
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蹇遭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
昏問捷徑於野人兮釋予馬於汝墳中且展轉而不能
寐兮起視夜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兮指明星而以
馳羣山歲嵬而造天兮踐羊氏之北境企予足以長望
兮南路眇其方永經昆陽之遺墟兮聊徘徊而逡巡高
城曲岬而特起兮雉堞隱嶙而猶存狐貉穴處於其下
兮鼪鼯吟嘯而成群蒿艾蒹葭以相依兮枳棘鬱其榛

榛悼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之中興方巨滑之滔天兮
恣豺狼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兮驅虎豹以為羣杖大
義而奮討兮實南土之裔孫運橈槍而一掃兮忽電滅
而無存彼百萬之貔貅兮曾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輔
順兮豈人謀之不臧迄於今幾千祀兮魂魄遊乎何鄉
冀髣髴其神靈兮步徙倚而彷徨過宛葉而弭節兮陟
方城之戕戕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劍鋏而浩歌覽陵阜
之叅差兮實鬻熊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曾幾何而

不亡宿上唐之侯館兮聽晨雞之悲鳴濯予纓于沁水
兮瞻桐栢之嶽嶽飄風嫖怒以來東兮薄寒慘淒而中
人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繽紛念往人之阻脩兮
歎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馬頓轡而盤跚僕夫
憔悴以懷歸兮憇章陵而南邁莫濁醪于漢祠兮顏白
水之如帶真人一去而不返兮佳氣葱鬱而如在歷崎
嶇之九邑兮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筋骨疲
乎鞭箠唯君子之無累兮雖九夷其可居矧神農之所

宅兮土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言兮疾沒世而無名
就冥寂以閒處兮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為籬兮塗
中椒以為堂蕙披靡而盛茂兮衆香郁其芬芳優游偃
息靜以索志兮又何必歸夫故鄉

宣防宮賦

劉 跋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曰

元封天子既乾封臨決河沈璧及馬慷慨悲歌河塞築
宣防之宮燕其羣臣乃稱曰隕林竹兮挺石菑宣防塞

今萬福來顧眄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乎朔進而跽曰
君王佩乾符妥坤靈封岱岳禪云亭雷行焱馳一蹕四
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靡遺智天不愛祉石城
金墉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輪度棟宇裴回領略心解目
覩八隅九維千門萬戶沈嚴神麗秦帝之府於是植翠
華喧靈鼉觴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
所復加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
不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朔再拜曰主臣蓋聞大川之

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積石而沈游包
渾淪與俱遊羌疊疊其徂征千里一曲萬里一折盤礴
瀆滉呼洽沕滴蕩然長波激為迅湍莽不知其幾何遂
異派而同瀾已而略廣武循大伾轉沛輾洛移為委輸
漢沸出乎地上悅莫際其焉如粵若神禹繼道作德範
圓天儀聯絡地脉疏排淡漫錫鑒客窄平野其藝人有
安宅化鱗介為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遵海
隅繇平成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繡修若馬頰

如鬲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參匯衆折然後安翔徐
回脈脈並醺紆餘衍漾綿眇逶遲虬潛蛟伏波不得興
視榮光與休氣茂玉檢而金神煥乎三日而五色何必
千歲而一清若夫羣雄逐兮位隔并山川圍兮氣弗宣
託洶湧以為貨兮阻屢屨以自藩崇墉連蜷蠹以相售
兮巨浸澆滂汨乎宛延立遮害之亭謹白馬之津堆堞
瞰其東區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西北繫其歸垂
天之翼橫海之鱗脰墮膠葛曾不得搶榆枋而泛蹄涔

芻芻勃鬱靡所容怒霆擊電掣劍已脫兔並以桃華之
流駛乎竹箭之馭彌滿鴻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程
畚鍤汰難距之防橫鑛牙之水上上下下連環旁側伏闕竹
落干綽夾搜而下岌乎喘牛蹶若踉馬糗糧齊山徒庸
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唵析骸樵蘇慘於長平之禍累
塊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逢
今夫呼吸潮汐關竅丘源洲渾浮空灘沮旁穿井乍甘
而撤舍麥禾搞而培根何靈龜之下伏寓三峰乎層巔

表秦紫之嶢峽陋靈光之巋然長封為局土鍵石鐫守
如峭函葉萬不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吊枝葉茂而本撥
財乏力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啓離宮
而落成却兩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牲
戢長慮於一笑起駕望而憑陵神閒意定澹然無營語
未既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興臣朔逡巡却立不謝而
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夫言

宋文鑑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十

宋 呂祖謙 編

賦

南都賦

王仲勇

洛陽王仲勇侍親客于宋十有餘年矣宋南都也山川
城邑人物風俗禽獸草木博觀而窮覽粗得其凡焉因
藉華陽先生渙上公子為問答以賦詞曰

華陽先生與渙上公子步于西山之隈環于竹圃之左

水經曰睢水東南流歷于竹圃有竹數百頃有田十一里曰美哉邈乎土地之沃人

物之夥也公子喟然歎曰先生睹斯而已獨不聞往者

之事歟上自五帝中接三代下訖漢唐目擊而可知指

陳而可喻請為先生言之於顯樂國在睢之陽其地則

宋其分則房夏豫周青秦碭漢梁帶以黍丘之野包以

關伯之疆盟豬出其右汴水更其旁渙穀藏雅濇洑逐

黃

八水出宋城黃見左傳藏見北征記穀雅見水和志濇逐洑見圖經

從橫馳騖源分派

張過乎隕石之壑徑乎龍丘之岡行乎釣臺之渚出乎
穀城之塘上接大河通于銀潢下達渦泗匯于淮湘瀟
灑鬱潏潏洋洋漭漭澆淑滴滴湯湯若乃歷華里經
汧陵乘襄塢陟貫城傍空桐而過沙隨階鴻口而升橫
亭伊高辛之帝子主大火而修祀鄙葛伯之仇餉猗湯
征之攸始嘉微子之啓封卒繼承於商氏訪桐盧之兩
門孰世遠而難紀企蒙城之故邑懷漆園之傲吏登北
岡而遠瞰想橋公之德懿銘三鼎與征鉞曾餘光之未

墜仰子喬之飈馭世獨尚其丘墳臨繪水而徙倚

睢漢二水

謂之繪水見述異志

誦相如之高文閱雙廟之靈宇欽張許之威

神忠義煥乎日月世彌久而逾新英風激於萬代如想
見乎其人觀山川人物之舊纔得其凡而略之僕固未
能詳也若宮室苑囿之盛池沼臺榭之廣侈靡誇前光
輝絕後惟梁孝王有足稱者僕願繼其說而先生自覽
其切焉漢有天下至文而昌九族敦序帝室以光乃命
子武俾侯于梁惟梁大國城四十餘北限泰山之險西

界高陽之墟禦備東南則九州之奧區焉廣衍沃壤則
天下之膏腴焉於是舍大梁之故土卜睢陽之新都傍
潁城而連屬起道以縈紆外廣池洫內經郭郭陋九筵
與百堵法上國之規模發小鼓以始倡下節杵而和之
流樂府而度曲宣餘音之獨遺於是乃作曜華之宮儼
阿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嵒藁巍然起乎中央散彤彩而
浩沔復煒煒以煌煌驚虬龍於金楹乍矯首以騰驤軒
鸞翥於飛甍欲乘風而下翔歷太階之寶砌駢壁瑛與

玉璫光陸離而眩目足幾往而徜徉旁有曲室後連洞
房叫窸窣窈窕仰不見陽列方疏而散騎玉女睨而悠颺
又有宴閒之館寔曰忘憂文章灝博卓犖瑰奇者萃乎
其中貢以文鹿白鶴參以淥鄴細柳間以連璋沓壁綴
以清管弱絲東苑望園三百餘里駿驥鷗鵲山鵲野雉
守狗戴勝鴈鵠翡翠聲音相聞翺翔往來萬端鱗倅不
可勝記其木則檉松榎栴楸梧柘檀欖檀木欄楸欄豫
章華楓翠槐古檜朱楊雲封霧鎖臨谷被岡其果則楂

梨棗栗素柰朱櫻紫棗來禽吳橘楚橙其草則蕙若蘭
茝蘼蕪蓀龍杜蘅薜蘿江離芍藥庭蕉聳綠堦藥翻紅
糝以忘憂合歡之嘉植雜以避暑延壽之芳叢芬芬馥
馥蒙蒙芄芃其竹則簕簕鐘簫簫簫筠簕簕簕密篠布
櫛夾池檀欒薊葦婀娜陸離露滋雪映風靡雲披於是
乎複道連綿亘數千步飛閣層樓動以百數一望平臺
與離宮睥眇忘其何所中有百靈煙嵐奇秀表以落猿
之巖環以棲龍之岫既盤紆以第鬱亦映帶其左右而

百尺之深潭瀨鳴玉之清溜升望秦之峻嶺懷故關而回首維彼螽臺在城之西勢千仞而崛起豈終日之可躋攀未半而神悸意欲下而復迷驚斗杓之頻逼顧霓鬣之下垂疑真仙之攸館非人寰之所棲屹清冷之對峙復偃蹇以穹隆上憑范檻之崢嶸恍忽不知其幾重下瞰清淵之澄澈金碧倒影乎其中旁接雁池綠爭漪連秋浪漲雨春波拍天鶴洲背其後鳬渚面其前棹女謳而蕩槳漁人集而叩舷水禽則有鷗鷺鵝鴛鴦鷺鷥

鷗鳬鵝鶴子鵠侶鴻傳翔翔翻翻載沈載浮既瀟灑而
隨波暫蜚鳴而驚舟水草則有蘼苕蘋莖蒹葭蒲蔣白
蘋綠荇芡實蓮房雨濯榦而增綠風披華而吐芳王臨
是國綽有餘閒思遊東苑縱獵乎其間於是乘雕王之
輿馴黃褭之馬紛萬騎之徒驚千乘之駕服太阿之雄
劍靡彩虹之珠旂鳴和鑾以玲瓏翳羽蓋以葳蕤安國
奉轡嚴忌附輿危從橫出並山之隅左許少右專諸依
岡為置因川為漁奮駭百獸電激雷驅搯雄螭焚豪豬

轉犀聲麟麇麇轆游蟪躡駟馳天不妄發應聲而殊鋌
不虛擲洞胸穿髑山殫谷盡孑然無餘於是梁王弭節
而還容與委蛇徘徊往來其樂未衰相與賓客復遊於
鴈鷺之池登龍檻飛鳳蓋釣錦鱗出文貝弋白鵲挂黃
鶴鷓鴣下鸛鷀落薄暮日斜俛仰極樂獲獸之多弋禽
之衆子虛之所遺西賓之所畧也馳騁少怠明日乃宴
于平臺召相如延鄒枚綺席列雕屏開膾猩脣炙豹胎
酌金漿之酎觴縹玉之醕吹紫鳳之簫擊靈鼉之鼓聆

遼滇之歌睇已渝之舞又有邯鄲曼姬燕代麗女輕祛
靚粧綽約媚嫵明眸微睨色授神予於是衆客皆醉頽
然忘歸浩歌起舞獻壽考無疆之詩曰君王淵穆德日
躋閒暇遊宴樂無涯願千秋兮萬歲常與日月爭光輝
先生曰噫公子何謂茲邪若公子所謂重耳而輕目榮
古而陋今膠以人物之陳迹炫以山川之舊經又烏覩
大宋之盛乎夫大宋之開基也肇自商丘大啓土宇創
洪圖而遺億代一帝統而超邃古萬國被德澤四裔暢

皇武西邁巴蜀東澹海濬北指幽薊南曜朱垠天乙七
十里而興王姬周三十世而卜宅曾何足云至于祥符
之際累盛而重熙增太山之高禪梁父之基神祇安妥
日星光輝寶符瑞應萃乎斯時於是巡方寓幸毫社動
天輅備法駕海夷獻珍黃雲覆野就見百年存問鰥寡
明壹法度赦宥天下當是時也翠華迴馭龍旆載揚迺
睠茲土如歸故鄉觀紫氣於芒山辨白水於南陽灑翔
鷺之神翰揆鴻藻之天章於是建南京陪上國首諸夏

作民極對列乎浚郊相輝乎洛宅頌慶洞開歸德峻峙

正殿曰歸德
端門曰頌慶

若閭闔之特闡連馭娑與杙栱偉宮室之

光明仰觚稜之神麗儉不至陋奢不逾侈旁立原廟

三聖

神樂奉安鴻慶宮
官官目事酌獻

歸靡穹崇殿實有三一祖二宗顯文

謨而承武烈彌萬祀而無窮觀其英豪之域冠蓋相望

元勲雋老五姓寔昌

杜正獻趙康靖王文忠蔡敏肅張文定寓睢陽者凡五族

蹈先

生之學舍

祥符中正素成先生始建學舍
睢陽為諸郡之先祠堂存焉

誦聲以洋

洋敬鄭公之碩德仰文正之餘芳

富鄭公范文正
嘗游學於此

俯浪

宕之舊渠

汴渠一名浪宕

迴伊洛之清流

熙寧中引洛水入於此

醜江吳

之漕粟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崇禮迴鸞祥輝

南都四門

名

連闐帶闐列隧通畿萬商千賈鱗集羽歸星布纖麗

山積瑰奇來不可抑往不可羈南獠蠻而東瀛貊紛大

貝與明璣其軍旅則棘門細柳連總百營馭以驍將厲

以犀兵時以蒐獮之祭陣以魚麗之形扼一都之衝會

耀萬里之天聲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浸以曜

漁之源被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鋤迺雨芄芄離離

禾麥稷黍其亭館內之則有流觸淥波檜陰四合照碧

妙峰武備道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暖風殘月又有玉

觸金縷光華娘喜嘶馬落帆芳草柳枝之列

自流觸至柳枝十二

亭名聯觀光與望雲

觀光望雲二亭名

指中天之魏闕其池沼則

東西二胡湍湍迢迢水澄似鏡波泛如潮窺馴鷺於別

渚

晏元獻放馴鷺於南湖作賦以紀

識海鴈於舊橋

夏文葉自青杜攜二鴈置湖中名其

橋曰海鴈爾乃金魚分篇玉麟剖符夫輔弼耆德侍從鴻儒

鎮撫東土保釐此都視先王之遺民愛風俗之安舒乘

剽繁之多裕覺坐嘯而有餘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之
自如臨綠水而暫止疑放曠於江湖若予之所舉僅知
其彷彿十分未得其一隅吾子徒聞孝王之遺風舊迹
不睹大宋之豐功偉烈也徒詫梁國故墟之名不知藝
祖興王之實也徒誇兔園之大鴈沼之廣不識原廟之
尊帝宮之美也曜華故基鞠為茂草孰若都城佳氣鬱
與雲翔諸侯僭上游晏無度孰若天子巡守動靜有常
珍怪之翫奇木異卉孰若農夫之慶黍稷稻粱先生之

言未終公子矍然若驚惘然若醒茫然若有所失者既而幡然改曰鄙哉予乎嗟予舍近而取遠習迷而遂非其亦久矣先生博我以皇道宏我以王圻使數十年所眩曜釋焉無疑僕雖不敏請終身而誦之先生於是作歌以遺焉其辭曰翼翼神都皇祖起焉煌煌巍闕真人巡焉有睟其容三殿位焉於萬斯年天子明焉

颶風賦

蘇過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
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
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
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
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
木勢飈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
鼓千尺之濤瀾裏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
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龍駭鯨鯢

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
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
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
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葺軒檻之已折補
茅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
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
悞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
昔之飄然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噓

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不足以振物而施之二
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
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
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
彷彿於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
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蘇過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士與其弟

沈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學其議
論彥輔舉賢良不中弟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常見彥輔
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
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
猶得見斯人胸懷彷彿也

客有自蜀遊梁係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
遺宮得歸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

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
遺恫吁犬臺之讒頗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
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
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狃君王之好殺兮視
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傳
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
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
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

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
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沈寃
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
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己矣之不諫魂斃斃兮其歸
來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
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
穴而嚼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雉彊王定制
惟慈懷之遭離兮實追二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

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
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
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
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
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
泉咫尺而不通兮與武乾其何異一既上配於秦皇兮
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
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

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暉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惟符惟

孟德之驚忍今以嗜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脩兮豈減
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
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懼吾將以嗜殺為戒也故
於末而并書

參賦

米散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閱符合
瑞至于嚮暮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沈寥之路覩二星聯
影暉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枚臯進曰參星

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聞其晻歟臯曰臣之淺學侂儕優隊捷語翩言奉歡承話稱道盛德受况甚大此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臯乃跽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墮號鵜梁匪爲匪鮪或潛或翔至于暴秦龍霓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瘡粵嶺山斷遼海城長驪丘虛地阿房繡牆則是星也晻晻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為主民之樂生鼓腹

歌舞次建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已納隍周之文
武汔于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于百齡
則是星也亦常煒燁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
矣曰有昔秦錄不究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
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
惇朴隱恤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
校之索則是星亦嘗燁燁而灼灼今陛下承累聖之休
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

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
駁廐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恠名在百王之上游德
並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無光臣臯所以埋鬱而未
快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
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鈎寢不得寐三起問籌翌旦
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宋文鑑卷十